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研究發現

#### 中性新聞“正向情緒”強·悲劇性新聞“負向情緒”強

本研究發現，受試者同時收看中性及悲劇性兩種不同類型新聞，情緒反應並未出現顯著差異，也就是觀看藝文特區開幕的畫面或觀看墜樓、滅門血案的鏡頭，其所引發的情緒反應不會有明顯落差。然，儘管沒有顯著差異，進一步分析卻可發現：收看內容具娛樂性質的藝文特區開幕新聞〈中性新聞〉，確實會產生較強烈的“正向情緒”；而觀看跳樓、血跡等悲劇性新聞，其“負向情緒”也的確較明顯。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結果顯示：當悲劇性新聞導致受試者產生較強的負向情緒時，那麼他同時會特別強調中性新聞所帶來的正向情緒；換言之，受試者爲了凸顯悲劇性新聞造成的內心不悅，會進而強化中性新聞所帶來的愉悅感受。因此，受試者對於中性新聞與悲劇性新聞的情緒反應或許沒有達到顯著差異，卻有可能相互影響彼此的心情表現。

#### 悲劇性新聞產生之負向情緒較正向情緒稍強

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於“悲劇性新聞畫面對觀眾心理衝擊的程度”，實驗結果顯示：新聞旁白內容一樣、但畫面剪輯相異的悲劇性新聞，無論是否剪輯跳樓、血跡此等具視覺震撼效果的畫面，都不會造成觀眾情緒反應出現顯著落差。此實驗結果呼應 Dolf Zillmann (1991) 所言：愈多的侵略性圖像刺激觀眾，讓觀眾對這類影像愈來愈麻木；同時，頻繁地處於喚起刺激的環境中，將大大地降低對於這些刺激可能引發的興奮反應。本文推論此實驗結果乃因台灣擁有八家標榜 24 小時新聞的電視台，觀眾長期處於大量電視新聞的環境中，再加上電視新聞偏好具聳動性質的社會新聞，雙重因素強化下，民眾極有可能對悲劇性事件感到“麻木”。尤有甚者，台

灣的下一代將如同 Linz、Donnerstein、Penrod (1984) 所描繪，將真實生活中的暴力（或悲劇事件）視為平凡；這是本研究結論所延伸的另一個吾人必須正視的課題。

儘管研究顯示同樣的新聞旁白、不同的畫面剪輯，觀眾情緒反應沒有“顯著差異”，然而，普遍而言，受試者觀看悲劇性新聞所產生的負向情緒確實較正向情緒來得稍強。在負向情緒的引發上，悲劇性新聞容易讓受試者感到“緊張”；至於正向情緒方面，由於悲劇性新聞攸關生命安全，觀眾會格外“關心、關愛”新聞事件的發展。有趣的是，實驗數據也顯示：沒有觀看跳樓畫面的受試者反而更加地“害怕與絕望”，換言之，引發受試者產生不舒服感並非全因墜樓鏡頭造成，推論應為悲劇性新聞具有“想像空間”與“氣氛蘊釀”所導致。此發現呼應了心理學家 Philippot (1993) 的說法：具有負面情緒的電影，觀眾往往可以依據事件的不同，預期會產生哪些不同層面的情緒反應；此“預期心理”正說明了“新聞內容營造的緊張氣氛”是導致受試者產生負向情緒的因素之一。

### **悲劇性新聞鋪陳中，“氣氛蘊釀、發生焦點”印象最深**

本文將新聞架構分為背景交代、氣氛蘊釀、發生焦點及事件收場四大軸線，研究發現“氣氛蘊釀及發生焦點”這兩塊區段，最具戲劇效果而容易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由於電視新聞記者撰寫新聞稿、或攝影記者剪輯畫面過程，常常刻意將新聞內容設計成具戲劇性、故事性的情節，以增加新聞的活潑性及可看性，如此的鋪陳在本實驗中也證實：新聞架構發展至“氣氛蘊釀及發生焦點”階段，往往是觀眾印象最深的部份。此現象可佐證 Brewer & Lichtenstein (1982) 的「結構 - 情感論」：新聞記者在製作悲劇性新聞時，在訊息結構中注入了“驚恐、悲傷”等決定性特質，導致觀看者產生與之對應的情感反應。同時，實驗結果也與 Brewer、Lichtenstein (1982) 的研究結果相呼應：懸疑情節的排列常會導引預期心理，劇情的高低起伏暗示著觀眾的情緒起伏亦隨之高低變化，亦即故事結構的鋪陳是

影響觀眾情緒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除了墜樓當下以及大片血跡的驚悚畫面會讓收看者記憶深刻之外，事實上，新聞本身若震撼度夠強烈，會讓觀看者“連帶”加深整則新聞的印象。

### **記憶深刻之畫面元素：驚悚、色調明亮、現場音強、畫面時間長**

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墜樓或血腥畫面，內容本身若具視覺震撼效果，確實容易在觀眾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尤其跳樓過程如同電影情節般充滿驚恐，而大片血跡更容易導引觀眾“想像”案發經過的凶殘、乃至於被害者的慌張恐懼，所以，畫面的驚悚程度直接影響觀眾的記憶深淺。另外，畫面色調明暗也會影響受試者的印象：影像色調明亮容易加深記憶、色調灰暗容易遺忘，因此半夜拍攝的新聞畫面通常不易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至於社會新聞偏好使用救護車警鈴聲、家屬呼天搶地等現場音，也被證實的確會讓人印象深刻。當然，畫面總秒數拉長或相關畫面不斷重複出現（如消防員的救生氣墊不斷以不同角度出現在電視畫面上），將容易喚起收看者的記憶，亦即畫面時間長短直接左右觀眾的印象。

### **記憶深刻之運鏡策略：馬賽克、跟拍、仰角、特寫**

實驗結果證實：企圖掩蓋驚悚鏡頭的馬賽克處理手法，非但不會減弱觀眾的記憶，反而可能讓觀眾注意力更聚焦，或因馬賽克易驅使觀眾偷窺欲的滿足，而強化對該鏡頭的印象。另外，當今電視新聞慣用的跟拍手法，具有強烈帶領觀眾目擊新聞第一線的臨場感，使得跟拍畫面確實達到加深觀眾印象的效果；同樣地，跳樓事件常常看到的仰角鏡頭，則會讓觀眾有親臨現場的感受而加深印象。至於強調拍攝主體的特寫鏡頭以及受訪者的訪問，會讓觀眾注意力聚焦而印象深刻；同樣地，若拍攝主體的比例偏小，傳達訊息會相對減弱而使得記憶不深刻。附帶一提，電視新聞中經常使用的電腦圖示，如事發現場圖示或死者照片等，本研究發現這類電腦動畫並不能讓受試者記憶強烈。

## 女性易站在被害者角色・負向情緒較男性強烈

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觀看悲劇性新聞，確實會產生迥然不同的情緒反應：女性收看悲劇性新聞的負向情緒較男性強烈，而男性的正向情緒反應明顯比女性顯著。首先，就正向情緒反應觀察：男性對悲劇性新聞感到活潑的、活躍的，而女性只對血跡新聞表現出明顯的關愛情緒；至於負向情緒反應：男性對悲劇性新聞感到厭煩，而女性會覺得緊張、害怕以及戰戰兢兢。總而言之，不同性別收看悲劇性新聞時會各自站在不同的角色去詮釋新聞：女性會站在跳樓當事者、滅門血案被害人等弱勢的一方，而男性則較容易傾向拯救跳樓者的消防員、滅門血案的旁觀者或兇嫌的角度來看待這類新聞事件；思考立場依性別而有不同，因而產生情緒反應的差異。此結論呼應 Brewer & Lichtenstein (1982) 的「主角導向」：個人產生對“文中角色的命運”（被害人、搶救者、或加害人）和“其情緒的感同身受”。男女因性別不同，潛意識中選擇不同的文中角色命運，因而產生不同的情緒反應。

## 第二節、研究限制

本研究力求貼近真實世界，因此實驗場景選擇在一般家庭的客廳中，但由於播放影帶為 DVD 規格，必須中斷受試者原本觀賞的電視節目，改播 DVD，再加上現場有研究者隨時給予實驗進行的指導語，所以，儘管實驗場景力求真實，然受試者仍知此乃某項研究之進行，實驗情境終究無法達到真實世界的氛圍。

“貼近真實世界”是本實驗進行的自我要求，也因此，每一次觀看實驗文本影片的人數盡可能符合一般家庭的人數，即二至六人左右；另外，每一次觀看影片的人選也盡量符合真實情境，即親屬、朋友、或同事關係。由於本研究採實驗法，操作過程耗時、實驗場地及受試人選徵選等困難，使得本研究實驗人數只有六十人，樣本數規模不大，無法得到更通盤而嚴謹的實驗數據是本研究最大的限制與遺憾。

電視新聞平均長度為一分十五秒左右，能剪輯的畫面數目相當有限，再加上畫面必須配合記者旁白的描繪，所以無法將各種畫面元素（如各類鏡頭角度、畫面後製處理、音效等）剪輯在同一則新聞中，以一一檢視各種鏡頭類型與觀眾負向情緒產生之間的關連性，亦為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本論文寫作初期，曾發生澎湖空難，機上兩百二十五人悉數罹難的不幸事件，以及台北縣蘆洲大囍社區火警兩起悲劇。蘆洲大囍社區火災發生時，許多大樓住戶在濃煙瀰漫下跳樓逃生，有的媽媽抱著小孩一起墜地、有些居民墜樓過程中還不斷以肉身撞擊鐵窗。這類具震撼性、常常引發社會集體悲傷的社會新聞是最符合本實驗欲探究的領域，然而若取材民眾已熟知的新聞事件，則試驗結果有可能摻雜民眾過去的記憶而缺乏客觀性，並影響實驗結果。因此實驗文本的製作必須捨棄許多相當震撼且民眾記憶深刻的社會新聞，而改以新聞事件衝擊性較小、民眾較無印象的案例為範本，然而這類新聞的悲劇性與震撼度亦相對減弱，實屬本研究的限制之一。

量表能不能真實反應受試者的實際情況，是本研究進行資料分析時發現的難處。由於心理學有關心情測量的多為“憂鬱量表”類型，能夠符合本研究試圖測量收看電視新聞後的心情狀態，當以『短式心情內省量表』最符合需求。然而，『短式心情內省量表』中的選項，翻譯成中文能不能精準描述受試者當下的心情？例如 jittery，中文量表翻譯成“戰戰兢兢的”，peppy 解釋為“生氣勃勃的”，這類描繪心情的形容詞不符合原作者經過信度分析的原意，是本實驗遇到的限制。簡單地說，受試者或許可以很明確地回答“快樂”與否的選項，但能不能精準判斷自己心情夠不夠“戰戰兢兢”？或夠不夠“生氣勃勃”？恐怕會產生真實情況與問卷填寫之間有某種程度落差的情況。另一方面，觀看悲劇性新聞可能會產生類似“害怕、痛苦”的情緒反應，然而『短式心情內省量表』列出的十六種心情項目中並沒有此類選項，是否因東西方文化不同，不得而知。針對此遺憾，研究者另外自訂選項以彌補量表的不足，然心情量表中的選項無法完整獲得受試者真正的情緒反應，確實是本實驗的另一項限制。

另一方面，「新聞場景印象深淺量表」中的場景描繪無法貼切形容新聞畫面，亦屬本研究難以克服之處，例如“水泥地上血跡斑斑”的文字敘述能不能完整描繪該則新聞所剪輯的畫面？另外，“水泥地上血腳印”也有可能被受試者當成“水泥地上血跡斑斑”的選項；畢竟，文字描述很難精準繪出實際景像，尤其一則新聞通常會出現好幾個關連性極強的畫面（諸如警方進入案發現場、警方拍照蒐證、警方採集證物等等，皆為關連性極強的畫面），藉由文字陳述的畫面是否能真實代表受試者腦海中所記憶的場景，亦是研究分析過程中發現的限制。

本實驗的進行是先將所有實驗文本（中性新聞及悲劇性新聞）觀看完畢之後再進行問卷的填寫，因此受試者回答量表問題時的心境極有可能同時攙雜兩則不同類型新聞所產生的心情，亦或其心境極有可能仍停留在較晚收看的新聞所產生的印象裡，因而無法精準反應其對不同類型新聞所產生的情緒反應。同樣地，若將實驗操作改成收看中性新聞後立即填寫量表，可能導致受試者在接下來的悲劇新聞測試中，因“已預期”測試項目而失去此實驗的準確度，故量表填寫時間造成的潛在誤差亦為研究限制。

台灣觀眾長期以來接收媒體大量羶色腥新聞，導致其對悲劇性新聞畫面的“痛覺”減弱，是本研究潛在的限制、也是最重要的研究限制。無論國內外的傳播學領域，有關暴力影像對觀眾行為影響的研究相當豐富，至於悲劇影像對觀眾心理衝擊的研究則略顯不足。然而，每當社會發生重大新聞案件時，醫院常會反應精神科求診病患明顯增多的情況看來，悲劇性新聞畫面對觀看者產生心理衝擊之議題，不該被忽視。本研究礙於時間及人力的限制，無法進行更大規模的實驗，因而鎖定在初探性質，僅能就相當有限的資料去窮盡其所透露的意涵；未來研究可擴大受試人數的規模、並更通盤檢視所有畫面元素與閱聽眾情緒引發之間的關連性，甚至可進一步針對台灣民眾與外國民眾收看悲劇性新聞的情況做更深入的對照分析。儘管本論文定位在初探性質，種種限制無法獲得通盤而完整的結論，但希冀能就此議題拋磚引玉，讓更多人投入悲劇性新聞畫面對觀眾心理衝擊之相關研究。

### 第三節、對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本研究主旨在於瞭解悲劇性新聞畫面對觀眾的心理衝擊，而研究結果也確實呼應 Philippot、Gerrard-Hesse、Spies & Hesse (1993,1994) 給電視媒體的告誡：「影像素材的確會明顯改變一個人的情緒，而且很容易成爲負面情緒產生的一個管道。」事實上，任何學術研究的目的，最終將回歸實務界的實際運用，本研究雖爲初探性質，但亦期許初探性質的研究發現能爲台灣電子媒體未來在製作悲劇性新聞時提供些許的參考指標；畢竟，電視新聞在滿足閱聽大眾“知的權利”的同時，不應以其負面情緒的產生爲必然代價。

#### 減少負面新聞內容的報導

首先，減少負面內容的新聞報導是降低悲劇性新聞帶給觀眾心理衝擊的根本解決之道。當新聞部每天的編採會議上決定當天的採訪議題時，應儘量減少負面內容的採訪工作。台灣電子媒體報導悲劇性新聞時，大多非以“公眾安全”爲考量標準、或非基於反應社會現象，而是單純希望藉由視覺感官的刺激來帶動收視率；此外，台灣擁有眾多電視新聞頻道，各電視頻道不斷供應大量悲劇性新聞，營造出觀眾可隨時隨地產生負面情緒的環境，因此，減少負面內容的新聞報導是減緩觀眾心理衝擊最直接的作法。誠如 Davey、Carrell & Davidson、Meyer、Metzger、Miller、Chen、Borkover (1990,1992) 所言：減少負面素材的影像，將可以減輕憂慮思考。

就電視台而言，減少負面新聞的相關報導，非不可爲、或不能爲也。舉例而言，民視新聞部曾在三年前要求新聞部記者，除非重大新聞案件，否則，凡殺人放火、死亡血腥等無關大眾公共安全議題的新聞，一律不需採訪播出。結果民視於 2002 年獲新聞評議委員會評比爲「淨化新聞」電視台。若就新聞實際操作層面討論，即使需要報導此類新聞，亦可以淡化方式處理。所謂「淡化處理」指的是藉由新聞主播以口述方式帶過，此可滿足觀眾「知的權利」，亦能降低電視新聞帶給觀眾感官及心理的雙重影響。



## 儘可能避免大量現場音及特寫的使用

減少負面新聞並不意味著必須捨棄某些具重要性的社會新聞報導。事實上，同樣的新聞訊息，只要將衝擊性較強的畫面元素做某種程度的修正，一樣可以在不影響觀眾情緒反應的情況下播出。依據本實驗結果：悲劇性新聞確實會引導觀眾負向情緒的產生，且導致觀眾印象深刻的畫面與負向情緒的產生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關連；換言之，製作電視新聞時，具震撼性、特寫以及現場音效強的畫面都應儘量避免。就實務面觀察，社會新聞使用的現場音不外乎救護車的警鈴聲、受害家屬嚎啕大哭等，單純爲了增強戲劇效果，因此建議儘量避免使用，否則也應以降低音量的方式呈現。

經馬賽克後製處理的畫面多爲悲劇性或不雅鏡頭，本實驗證實馬賽克畫面確實會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們要思考的是，電視新聞是不是能夠完全摒棄那些驚悚乃至於需要後製處理的畫面？『廣播電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電視節目內容不得傷害兒童身心健康；然而，綜觀台灣現今偏好羶色腥的新聞環境，似乎要放棄難得捕捉到且具有視覺感官刺激的畫面，執行的困難度頗高；所幸台灣電視台在處理悲劇或不雅鏡頭時，皆會以馬賽克處理後再行播出，因此，馬賽克雖爲補強做法，卻也是目前電視台最起碼的自律行爲。

至於特寫鏡頭，主要分爲人物專訪及新聞事件主體兩部份來探討：以人物專訪爲例，建議攝影記者取腰部以上的中景畫面，中景畫面並不會改變新聞內容，卻可以緩和觀眾的印象；至於新聞事件主體的特寫鏡頭，取捨依據應以畫面內容做爲決定準則：例如一瓶被下了毒的飲料罐頭或一把沾染血跡的凶刀，前者不具悲劇性，單純爲事件焦點且有提醒社會大眾注意飲食安全之作用，故剪輯此特寫鏡頭具有正面意義；但後者悲劇性強，易引發負面的視覺效果，故建議新聞剪輯時應儘可能避免。

特寫鏡頭會讓觀眾產生深刻且難以抹滅的印象，同時，悲劇性新聞畫面容易導致觀眾產生負向情緒，此二結論完全呼應 BBC 的製作人規範，

亦即“盡量避免特寫鏡頭及意外的血腥鏡頭”。這裡，借鏡『BBC 製作人規範 (Producers' guidelines)』對於災害新聞的鏡頭攝取之原則，這些原則恰巧都是本實驗結果提醒新聞從業人員應盡量避免的地方，實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準則：

- 一、死者為大，應受尊重，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不要播出。
- 二、一般來說，盡量避免特寫鏡頭。
- 三、不要不適當地只關注於意外或恐怖份子攻擊結果的血腥鏡頭。
- 四、不要只因為取得方便而使用暴力的素材。
- 五、與上述相同，這些價值也適用於本國或海外發生的人命和苦難的新聞。

## 建議做法一 ~

### 文字鋪陳應以“交代事件”為準則，避免過度戲劇化

文字記者對於新聞內容的鋪陳應盡量以“交代新聞事件”為準則，避免過度戲劇化；畢竟電視新聞畫面的剪輯乃配合文字記者的旁白描述，換言之，文字記者的新聞稿是決定新聞畫面的重要因素之一。至於如何避免過度戲劇化，簡單地說，即是本論文結論所強調：在故事結構的“氣氛蘊釀、發生焦點”兩部份必須降低觀眾的連想空間，如此將可減緩情緒的激發。以跳樓新聞實驗文本為例，以下為電視新聞記者偏好的鋪陳方式：

聲 部 (記者旁白)	影 部 (畫面剪輯)
(消防人員喊)：小姐等一下	女子蹲在頂樓邊緣
住在新店的年輕情侶，因為雙方家長不同意 兩人交往，結果相約跳樓，企圖結束生命。	女子蹲在頂樓邊緣
(消防人員)：妳看著我 我拜託妳 我求求妳	消防人員勸說該女子
女子坐在屋頂邊緣，神情相當堅定。	消防人員搬運救生氣墊
警方一方面忙著勸說， 一方面緊急調來救生氣墊。	
(現場音)	攤開救生氣墊
但就在氣墊還沒有充氣之前，意外就發生了	攤開救生氣墊
(現場音)	女子蹲在頂樓 (臉部馬賽克)
(現場音)	女子墜地
(現場音) 消防人員：快點！快點！	消防員衝向前去
這名女子緊急被送到台大醫院急救， 目前有生命危險。	女子被抬上擔架
而她的男朋友也在自己的家中，	男子臉部特寫 消防人員勸說
跳樓結束生命。	雲梯上消防員勸說
(現場吵雜聲)	順著繩索快速下墜
	男子躍身墜下
相愛的情侶，只因一時的想不開	從頂樓拍攝消防人員抬起擔架
而相約結束生命，雙方家屬都難過不已。	

很明顯地看出，電視記者慣用大量現場音來強化事發現場的緊張氣氛並讓觀眾感受其緊張氛圍，這種大量使用現場音來蘊釀緊張氣氛，即是“戲劇化”的表現手法。避免新聞內容過度戲劇化，方法之一就是適度減少不必要的現場音之使用。事實上，記者撰寫新聞稿時，通常會特別描繪事發現場的狀況，例如“警方一方面忙著勸說，一方面緊急調來救生氣墊…”；此外，攝影記者剪輯畫面時，必須配合文稿內容（總不能新聞旁白為“警方忙著勸說”，卻出現“鄰居聊天”等不搭軋畫面），是以記者旁白乃決定畫面剪輯的重要因素；故建議新聞內容的撰述儘可能降低戲劇效果，而改以交代新聞事件的來龍去脈或影響層面為主。綜合以上論述，將跳樓新聞之實驗文本大量刪除現場音、並將文稿描述改以事件交代為主軸，如此將連帶改變新聞畫面之剪輯、減少震撼畫面之使用。

依此原則，將跳樓新聞實驗文本改寫後如下：

聲 部 (記者旁白)	影 部 (畫面剪輯)
住在新店的年輕情侶，	女子蹲在頂樓邊緣
因為雙方家長不同意兩人交往，	
25號凌晨相約跳樓，結束生命。	
<b>(消防人員)：小姐等一下</b>	女子蹲在頂樓邊緣
根據瞭解，28歲的陳姓女子與男友	消防人員勸說該女子
相戀兩年，雙方已有結婚打算。	
但由於彼此家長堅決反對，	<b>消防人員畫面</b>
婚事無疾而終。	
兩人留下遺書後，企圖跳樓。	
儘管警方據報後立刻趕來，	<b>消防車畫面</b>
但陳姓女子因墜落在還沒來得急充氣的	警方搬運救生氣墊
救生氣墊上，目前有生命危險。	女子被抬上擔架
而她的男朋友，跳樓後送醫不治。	消防人員勸說男子
相愛的情侶，	<b>醫院急診室外觀</b>
只因一時想不開而輕生，	<b>家屬畫面</b>
雙方家屬都難過不已。	

## 具體做法二 ~

### 捨棄具震撼效果的畫面・使用替代性畫面

新聞畫面的震撼強度是造成觀眾心理衝擊的直接原因，因此，如何剪輯一則不致讓觀眾產生心理衝擊的悲劇性新聞乃一大學問。誠如 Schlesinger(1978) 所言，視覺傳達只是因應新聞內容的需求，而不是凌駕新聞本身。然而，台灣的電視新聞畫面往往過於著重感官效果而凌駕新聞內容本質，可說給了一個錯誤示範。

事實上，攝影記者於畫面取景時，即可儘量選擇中景或大景的拍攝方法，避免跟拍及特寫鏡頭；然而，回到實際操作層面，一則新聞不可能完全剪輯大景及中景，因為視覺呈現上會出現強烈不舒適感。若新聞事件本身過於驚悚，已非中景、大景所能避免，則不妨改以拍攝相關畫面來取代，例如新聞現場的建築物外觀、電腦動畫的輔助等等。以滅門血案實驗文本為例，現場大片血跡實非以大景拍攝足以避免，故可刪除家屬哭泣、血跡等畫面，而改以醫院急診室、事發之建築物外觀等替代性畫面，但又不失新聞事件欲傳達的訊息。畫面剪輯之建議如下：

聲 部 (記者旁白)	影 部 (畫面剪輯)
住在高雄楠梓區德明路的被害人吳進來，	警方進入警戒線內
與合作經營管線生意的夥伴旺旺寶，	
由於一百萬元的財務糾紛談判破裂，	鑑識人員門口採樣
竟然引爆對方殺人滅口的殺機。	
一家四口只有女主人來得及負傷求救。	<b>醫院急診室</b>
(訪問鄰居)	
她從室內逃出來，他就一直追追追，	訪問鄰居(中景)
看到人，她喊叫命(兇手)才逃走。	
兇嫌旺旺寶當場被逮，	警方押兇嫌
死者家屬激動的情緒連數十名員警都擋不住。	一群人包圍兇嫌
而當家屬們走進血案發生的地點，	<b>凶案地點建築物外觀</b>
吳進來的家，不禁悲從中來。	
因為一百多萬的財務糾紛，	<b>屋外圍觀民眾</b>
演變成滅門血案，叫死者家屬情何以堪。	

目前台灣電視媒體的新聞報導以羶色腥新聞掛帥，太多的負面素材影像不僅會影響個人短暫的情緒反應，長期下來更可能導致社會集體的負面思考、負面處事態度。MacLeod 曾說，觀看負面素材的電視新聞會產生負面情緒，也會強化個人對於災難的擔憂，同時，負面情緒很容易導致負面思考。我們擔憂台灣新聞環境惡質化的情況，正如 Sontag 的警告：「對於影像日益古怪的現象，我們能夠忍受的能力已經付出昂貴的代價。長遠看來，它的結果並非解放，而是自我減損；對恐怖影像所產生的假像熟悉，事實上是強化疏離感，促使人們更沒有能力去對自己的真實生活做出反應。」既然電視媒體本身就是情緒的創造者，倘若台灣的電視台再不正視過多負面影像所帶給觀眾的心理衝擊，那麼社會大眾長期接收負面影像所導致的麻木心態或集體負面思考，將是全體社會必須付出的慘痛代價。

電視新聞工作者對此潛藏危險應竭盡心力防止，最基本的，莫過於新聞剪輯時應儘可能避免衝擊性強的畫面、並以視覺感受較平和的鏡頭替代。Grabe、Lang & Zhao (2003)，Grabe (2001,2000,1996)，Grabe & Zhao (1998) 引進了「電視美學」角度：強調電視新聞如何以視覺文本來體現感官主義的形式；台灣方面，臧國仁、蔡琰 (2001) 亦曾為「新聞美學」下定義：即在於指稱新聞報導除提供社會真實之呈現外，尚應協助讀者(或閱聽眾)獲取精神上的感動與滿足。悲劇性新聞影像，如何拍出讓人感動的畫面是另一項課題；在此要給予新聞實務界的諫言是，悲劇性新聞畫面沒有血腥、驚悚，一樣可以讓人因同情受害者而有「痛感」(Eaton, 1997: 357)，況且「痛感」也不應為悲劇性新聞播報的主要目的。

期盼未來，台灣的新聞從業人員能從「美學」的角度去產製悲劇性新聞，讓它也悲、也美。